



郭家在潍500多年，累世而居，科甲蝉联，学业积长，儒雅相传，在家世中可以拉出一长串学者名单，而在这些人才背后，是郭氏对育人独有的心得。

在潍县，郭氏从一开始就做着教书育人的事情，并一直坚持下来。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到外地为官，不管是家族内还是周边四邻中，郭氏族人始终没变的是对教育的热爱。



郭茂海在家中翻看族谱。

教书匠出身，四处盖书院

潍县郭氏的教育基因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雷
实习生 刘春亮

写文章记述教子心得

想要教育好别人，关键是先提升自己。重视对家族内部成员的教育，让郭氏家族在各个方面都不落后。

郭氏后人郭茂海介绍，通过言传身教和各种家规家训对晚辈进行鞭策，这是郭氏家族几百年来一直沿袭的教子方式。

除了人家塾接受系统教育，郭茂海说，长辈浓厚的国学素养、父母的训导以及兄弟之间的交流，对一代代族人成为俊才帮助很大。

明朝末年担任过户部尚书的郭尚友极其重视对儿子的教育，并有自己的心得。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叫《爱劳轩答问草叙》，其中详细记述了对儿子的教育过程。

据《爱劳轩答问草叙》记载，郭尚友在闲暇时喜欢督促儿子学习，但是儿子不喜欢做学问，跟他说，只要知道过去的经典文章就够了，没必要真的一定要成为一代文宗。郭尚友回答说，现在的君王用仁义治理天下，用的是时文，你生在现在，却只学习古法，即便你学习的那些过去的东西有用，但在现在这个时代能用得上吗？儿子听后，又开始学习当时的文章。

在做学问的过程中，其子有时候弄不明白文章的意思，去请教郭尚友，这时郭尚友才发现儿子的文章有很多谬误。他于是反省自己的教育方法，发现自己在教育过程中只是让儿子学习文章，却没有在儿子学习过程中为其解惑，导致儿子只习句读，学业出现问题。通过不断反省，他一步步改进教育方式，并为此专门写下《爱劳轩答问草叙》，当做家族后人教育孩子的纲要。

郭氏后人郭聿宏表示，郭尚友的儿子原本

厌学，但郭尚友特别注重教育方式，一方面向儿子阐明利弊，另一方面又不断分析反省自己的教子方法，终让儿子学有所成，而《爱劳轩答问草叙》则成了郭氏家族极佳的育儿经，至今受用。

在督促子女学习上，郭氏族人一直都不懈怠。清代，郭伟业九岁丧父，他的母亲认为“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”，严令其读书之余，无事不许出门，而且所交之人必须得是正人君子。郭伟业恪守母训，对人彬彬有礼，逢事必先禀告母亲。如此深受家教影响，郭伟业“所交正人，而尤喜文士”，“聚首必纵论经艺”，他还与时任县令的郑板桥成为文字交。到了晚年，郭伟业更是以中医济世，凡伤科诸书无不熟悉，还写了一本医学的书。

郭茂海介绍，另一位清代郭氏族人郭熊飞幼时家境贫寒，他的母亲也让他立志读书。后来父亲去世，郭熊飞家里更加贫困。据家谱记载，在大雪之夜，一面破窗前，点着油灯，其母忙着织布，郭熊飞就与两个弟弟在一旁读书。当小儿子因为读书时间长忍不住打盹时，当妈的非常生气，拿着针想刺他，说：“刺汝所以爱汝也。”郭熊飞后来考中进士，累官至直隶布政使，诰授通奉大夫。

如此重视教育，郭氏家族基本上历代都有为官者，官职最高者当数曾担任过户部尚书的郭尚友。而随着文风日盛，郭氏家族在潍县的文化影响力也迅速集聚。据《潍县志稿》记载，潍邑明末有清出刊世间的文集、遗草印谱计三百二十多卷，而郭氏家族手笔者有一百四十多卷，占总数的四成以上，一百二十多位作者中郭氏也占了五十四位。另据郭茂海介绍，至今在山东省图书馆内，还有上百位郭氏先人留下的手稿。

办小学向所有人免费

在潍县郭氏家族中，女性也被给予了同等的读书权利。83岁

的郭玉聪回忆起当年上学的情況，“六岁那年，大伯要求我去上学，我就到家族办的学校去报到了。”学有所成后，郭玉聪成了一名教师，而郭茂海、郭聿宏等都是她的学生。后来，郭茂海、郭聿宏也成了教师。

若推族人教书的源流，可至潍县郭家始祖郭礼。在迁居潍县之前，郭礼就是一名教书先生，后人继承了他教书育人的作风，即便成为高官，也不忘教化四方。

清代的郭一璐任饶州知府时，督建“淡湖书院”，在当地培养了大批名士，饶州十年间科考中第者竟达数十人。

另一位族人郭梦龄在清代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升任四川顺庆府知府，当时“顺庆为川北剧郡，号难治”。郭梦龄坚持重教兴文，顺庆有一个朱凤书院，但年久失修，致当地文风日颓。于是，郭梦龄捐出俸禄，对书院进行修缮，并扩大规模，拨付充裕的公款支持兴学。此后，四方学子纷至沓来，朱凤书院中书声朗朗，出类拔萃者层出不穷，很多人高中进士。

在潍县当地，郭氏族人也一直热心教化乡邻。乾隆二十四年，知县韩光德率先捐俸银三百两，号召当地士绅、盐商、铺户捐款，郭伟勳等人捐银一千一百两，用于建设“潍阳书院”。郭茂海介绍，清朝末年，科举制度走向衰亡，受维新思想的影响，各地大办学堂，郭氏后裔中一些有识之士计划兴办教育以开发民智，在郭恩元等人倡导下，举全族之力，将多处郭家的家塾合并，于宣统二年(1910年)成立了“郭氏小学堂”。学堂由郭氏族人组成校董会，购置教学设备，聘请学养高的教师，短时间内由办学初期的十几名学生发展到二百多名学生。

郭玉聪介绍，虽然学堂是郭

氏的私立小学，但不仅对族人免费，对所有来学校上学的学生也免费。而且学校的各种教学设备齐全，与当时潍县的公办学校相比，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。正因如此，1915年，民国教育部派人到潍县视察教育现状时，认为郭氏小学堂最优，并授予教育部二等“嘉祥章”。

郭茂海表示，近代郭氏在兴办教育中涌现出众多热心的族人，但是对潍县教育事业贡献最大者首推郭恩敷。

戊戌变法后，郭恩敷辞官归里，决心兴教救国。郭恩敷重建“潍阳书院”，自任算学讲席，并在诸城的“观海书院”讲学，培养出数千数学人才。

1903年，郭恩敷与同仁以研究新学开通风气为主旨，首创潍县自由研究学术之团体——智群学社，并任社长，该社附设“智学小学堂”来实施国民教育。

在此期间，“潍阳书院”改为初级师范学堂，郭恩敷任监督。1913年四月，该学堂改为潍县县立中学，学界公推他任校长。1916年，潍县筹集军费时，拟挪用教育经费，他据理力争，方使学校赖以维持。经过历次沿革，该学校成为现潍坊一中，为山东省重点中学。

潍坊博物馆研究员孙敬明对郭氏家族在教育方面的贡献评价很高，“郭氏家族科举起家，骨子里注重教育，注重学问。不管是在外面做官的设立学校，还是设立家堂，鼓励贫穷子弟读书奋进，一个人受到教育了，就有灵魂了，无论何时，抓教育都是对的。”

在热心办教育之外，郭氏族人以他们的行动为乡邻做榜样。郭伟业不仅平日孝敬母亲，恪守母训，还与弟郭伟勳亲密无间，“同居六十年，而妻子奴婢之奉，衣食货财之人，无毫末私”，“潍之称孝友者咸首推焉”，郭茂海表示。

在睦邻教化、援助乡邻方面，郭尚友堪称楷模。郭茂海介绍，郭尚友罢职回潍后正值山东大灾，

潍县尤为严重，饥民流离饿殍遍野，他贡献出粮食千余石，分发给缺粮的百姓。第二年仍闹灾荒，郭尚友“为粥食饿者存活数千人”。

郭尚友辞官回归故里后，一天有一邻人酒醉横卧在尚友大门外，似堵门要横，家中有人要报官，郭尚友止住众人说，“不可，颜子犯而不校，委公唾面自干，吾师古人矣。”此人酒醒后，邻里都指责他，让他向郭尚友赔罪，可他只答应去道个歉。不过，等见到郭尚友后，他竟跪伏于地不敢仰视，出来后才对众人说，见到郭尚友后，观其貌听其言，才明白这都是我的错啊。就此，他决定改过自新。

画作进了人民大会堂

重视教育，使郭氏家族有了丰厚的文化积淀。这种积淀不但表现在经史文学方面，翰墨丹青的成就亦独领风骚。

郭兰村所画的“水浒人物绣像”一百单八将，形态各异，栩栩如生，入选1952年全国第一届画展。作为一位工艺美术大师，他还设计了不少风筝，其中各种历史人物、禽鸟、草虫造型优美，色彩鲜明，极具收藏价值，对鸢都潍坊的风筝发展颇有贡献。

在书画艺术上，名气最大者为郭味蕖先生。他青少年时期学西画，考入上海艺专，继而感悟到“中国人更应该懂得中国画”，决定回归国学传统，后师从黄宾虹习画史画论，临摹古代原作。

郭味蕖之孙，担任郭味蕖美术馆馆长的郭远航向齐鲁晚报记者介绍，郭味蕖的涉猎范围极广，金石考古、书画鉴赏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。他的大幅花鸟画还留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厅、北京厅、广西厅、山东厅等处。

郭味蕖的艺术造诣曾得到齐白石的赏识，1955年，齐白石就给郭味蕖画的两幅画题了字。

晚年恰逢“文革”，郭味蕖受到批斗。回到故乡后，郭味蕖住在颜家园内，虽然园子比较大，但是他只能住在其中的一间小房子里。除了自己的作品，郭味蕖原本还有很多收藏，包括徐悲鸿、黄宾虹等人的真迹，但他最后却是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带回家。

郭远航介绍，郭味蕖把居住的颜家园称为“疏园”，自号“散翁”，意在表示疏远、离散的老人之意。郭远航表示，虽然受到了巨大打击，但是郭味蕖还是在晚年写出了“比岳家军从天而降，如黄河水导海以归”，“归来画兴浓于酒，病起文心壮如雷”等诗句，来表明自己的心迹：虽历尽磨难，不坠青云之志。

后来，郭味蕖的后人在潍坊筹办郭味蕖美术馆，因经费困难，曾卖出一些收藏的名家字画，但郭味蕖的画作一幅都没卖。郭远航介绍，原本想过要卖一些，但是奶奶坚决不同意。

在郭远航看来，不管有多大的文学成就或是艺术成就，郭家人始终都没有远离教育战线。

爷爷郭味蕖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，三叔郭怡霖同样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，郭远航介绍，郭味蕖的几个儿子，除了大伯英年早逝之外，其他人都从事教育工作。

由于时代变迁，曾经被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写诗称赞的郭氏众多园林、祠堂尽皆被毁，郭茂海介绍，郭味蕖故居已成为潍县郭氏仅存的一处地理标志。

▼闹市中的郭味蕖故居

